



張彥平著

BAO JING
宝井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宝 井

张彦平 著
毓继明 插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9

宝 井

张彦平 著

毓繼明 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2 5/8 印张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,000 定价(3) 0.17元

目 次

一	姨媽出嫁.....	1
二	宝井.....	5
三	寻宝.....	16
四	清晨的枪声.....	26
五	神祕的黑影.....	38
六	老頑固被捕了.....	48
七	在打谷場上.....	57
八	外婆发怒.....	62
九	山夜火光.....	71

杭州大学图书馆

0201-7011

一 姨媽出嫁

秋天，我的好朋友小民终于当上了道道地地的八路军，戴了顶齐眉的大军帽，穿了件蟒袍似的又宽又大的灰军服，腰间扎着一条皮带，肩上扛着支乌光闪闪的小马枪。咳，说他怎么神气就怎么神气，要他怎么美就怎么美，哪一个孩子看了不眼红呢！

我比小民只小一丁点儿，县大队李政委就不肯收我，落得我整天孤孤单单的，心里象窝着几烟卤烟，闷躁躁的不畅快。幸好这样的日子并不太久，我们那分队的儿童团选我当了分队长。我们这小队可不是吹，比从前小民当分队长的时候还要好。我管的才严哩，谁也不敢捣乱，我们全是照着八路军同志的样子办事，我心里也真的觉得自己当了八路军的小干部。心里的那股闷气也消了。

我正干得起劲的时候，却出了件事，泼了我一头冷水，心里弄得怪不自在的。一天早晨，我刚出完操跑回家去，一进门妈



媽就向我喊道：

“小金，快收拾收拾東西，咱們到你外婆家去！”

“我工作多哩，沒功夫去。”

我特意把“工作”兩字說得重重的，把身子一扭，想向外跑，媽媽却一把把我拖回來，氣呼呼地瞪着我說：

“屁工作，小毛孩子還大模大樣地說起工作哩，也不嫌寒噤。”

媽媽這樣蔑視人，氣得我緊咬着嘴唇，一屁股坐到門旁的一條小板凳上，下決心一聲不吭，任她嘮叨去。媽媽大約看透了我的心思，馬上停止了对我的責備，笑嘻嘻地走過來，摸着我的頭說：

“好孩子，別和媽找別扭啦！我告訴你件大喜事，你知道你小姨媽要出嫁了嗎？”

“她出嫁干我什麼事。”

媽媽一片溫柔的話語，沒料到招來我這樣的頂撞，媽媽隨即沉下臉來，用手指狠狠地在我頭上戳了兩下，嚴顏厉色地說道：

“你說什麼？我看你越長越不懂事了，你姨白疼了你一場：又是給你做衣裳，又是給你做鞋，這些東西扔到水里還能打个响兒听，却打點在你這個沒良心的身上。她要你幫忙都不去，你還整天价說什麼兒童團幫助別人的困難，連你姨都不幫，你還能幫誰？我看你趁早別干了……”

媽媽的話象一把把的針扎在我的心上；使我半句話也分辯不得。這麼些把柄抓在她手里，這次我要是不去，那麼，媽媽把這些話一張揚出去，親鄰們可都要瞧不起我了，往後不論走到哪里，人家都會在背後指着我說：“看，這個沒良心的東西！”再說，我也實在

喜欢小姨媽，我也想看看外婆和舅舅家的两个孩子……我想还是走一遭好。不过，我可不能馬上就露出高兴的样子来，不然，媽媽又要說我是孩子脾气了。于是，我便故意悶声悶气地問道：

“我去能干什么？”

媽看我的口气軟了，怒气也就消去了一半，說：

“这才是好孩子呢！什么事还不需要人帮忙？去了总有事做的。”

“好，你可得答应我赶快回来，我是儿童团的分队长呢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”

“办完喜事，咱們馬上就回家。”

我半推半就地被媽媽拉着洗脸、換衣服，准备上外



婆家去。

外婆家住在龙家村，环抱在群山里。离我們鎮有十五里路，他們离县城却比我們近，只有十四五里。

外婆住在村东头，她家門口有棵大槐树，和一棵枣子树，树叶都落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灰黑色的枝丫了。我远远看見树下有两个孩子在玩，那个大的男孩子正在指手划脚地講着什么，我想那一定是舅舅的儿子小保全，我向他打了个招呼，他一轉脸，果然是他。誰知他一看見我們，只惊喜地呀了一声，并不跑来迎接我們，反而撒开腿向家里跑。

“奶奶，姑姑来了呀！快……”

那个小女孩，长得沒有板凳高，象个滚动着的皮球似的，也噍哩哆罗滚向門里去，爭着嚷道：

“还有金哥，还有金哥呀！我看見的！”

大約是哥哥不滿妹妹爭功，粗声粗气地斥道：

“誰不知道还有金哥，亏你拉拉着鼻涕來說！”

我們进了院子，才把兄妹俩的一場爭吵和解了。

外婆蹑着小脚从屋里跑着迎了出来：

“秋子（只有外婆还这样叫媽媽的小名）！到底来了，盼了你两三天了……”

我搶前几步，照着媽媽在路上叮囑我的，叫道：

“外婆好！”

外婆高兴得抿着沒牙的嘴笑着，一把把我拉向怀里，說：

“好孩子，怎么几个月不見，就出挑得这个模样，可真象大人啦！”

小姨媽也拿着針綫，从屋里走出来，她的脸好象比过去白了些，前額上多了个刘海，显得更加漂亮了，不过她却不象过去那样：拉着媽媽的手跳着叫姐姐，也不掄着我轉圈儿了，只是溫靜地向媽媽道了好，靦靦覼覼地抿着嘴儿笑笑。

外婆領我們到屋里去，順手从挂在梁上的一个小簋里摸了点什么东西，塞到我嘴里，甜滋滋的，我吐到手里一看，原来是块晶亮的冰糖。舅舅的女儿小翠瞪着双大眼睛，死盯着我的嘴，饞得把手指放到嘴里直咂，她問我道：

“金哥，你吃什么？”

我見她那副饞样子，就把冰糖送給她了。小保全在旁啐了一口，罵道：

“饞鬼，奶奶剛才还給过她一块，又要旁人的。”

晚上，掌上了灯，外婆、舅母和姨媽都在炕上围着灯光做針綫。

我和小保全从外边玩儿回来，也都脫鞋爬上炕。保全瞅見他小妹妹坐在外婆怀里，便悄悄地对我嘟嚕道：

“我就討厭这个小毛丫头，可他們偏要慣她，都給我气受，只有小姑喜欢我，从来不罵我，誰知她又要嫁給人家了。”

他这么一說，我心里不觉也有些懊恼，說：

“我也舍不得她到旁人家去。”

二 宝井

姨媽出嫁那天，我只是送茶的时候隔着桌子見了姨夫一面，一

直沒有找他說話的機會。

姨夫趕着牲口，送姨回來“回九”了。他們笑着，向在門口迎候的人問好。剛一進門，姨媽便從包袱里拿出禮物分給大家，還送了一包點心給我，她又指着我对姨夫說：

“這就是我姐的孩子——小金。”

姨夫馬上過來拉着我的手，眼睛笑成一道縫兒，說道：

“哦，你叫小金，聽說你想當小八路軍？真行，下次來，一定送你一副綁腿。”

這時外婆着急地拍了一下她那寬大的衣下擺，叫道：

“還不快叫姨夫！”

我就隨口低低叫了聲“姨夫”。他很高興地把我領到西炕上坐下，一面喝着茶吃着炒花生，一面問了我很多鎮上的事情，我們正說得熱鬧時，忽聽門外响起了舅舅的粗重的話聲：

“他姑夫來了？我一直忙着，沒能迎你！”

舅舅說着便跨到炕前來，他手里拿着一卷毛邊紙帳冊子，姨夫招呼着欠了欠身，舅子便從嘴里把烟袋拔出來，擺擺手，親熱地說道：

“坐，坐！我打清早起就等你来，湊巧接到了指示，要催‘合理負擔’^①，我出去了——你們收齊了？”

“收齊了，我們村小好辦事。”姨夫應道。

“村小好辦？我們村也不大，真是一扁担都可以挑了的，可就

① “合理負擔”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所推行的糧食征收制度。

是工作总是比人家差一步，把人活急死，上面又不准打，又不准骂，光用嘴说，对那些吃硬不吃软的人喜欢拖拉的人怎么行？咳！”

舅舅磕掉烟灰，长叹着坐到炕沿上，姨夫打趣地说道：

“你们龙家村嘛，凭这个龙字也要比人强一头才行呀！现在是你这个龙头和龙尾走不上一个点儿啦——可也怪，怎么你们这个龙家村，如今不但没有龙王庙，就是连个姓龙的也不见呢？”

舅舅从炕桌上端起一碗茶，咕咚咕咚喝了几口，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提起这个龙家嘛，如今恐怕很多人都摸不清，这段古话也太长了。”他扫了我们一眼，装上一袋烟，想了想却又把烟袋放进荷包里去。“听说早年间，也不知哪个朝代，有一个龙知府龙什么老爷；一次出来巡游，看到了我们这块地方，山明水秀，说是‘风水’好，将来可以世代做官，家业兴旺，他便在这圈了一块地盘儿，造起家宅来，雕龙凿凤，红砖绿瓦的，修建得和皇宫一样。房子造好了，全家老小都用轿子抬来了，把‘刮地皮’的金银财宝也搬来了。他在这里住了不多几年，不知为什么得罪了朝廷，朝廷就派了大批人马，把宅子围得水泄不通，把他全家来了个斩草除根，杀得一个不剩。打那时起，龙家也就完蛋了，光剩下个虚姓儿，以后又不知过了多少年，人们又陆陆续续搬来住，就仍旧顺口叫‘龙家村’。”

“现在怎么看不到一座好房子呢？”我问。

“傻子，人杀光了，房子放上一把火，风一吹，烧得精光。不过，听说这个龙老爷精细得很，出事前就把财宝藏到一口井里，一点儿

沒受損失。”

“這一井財寶叫誰得了呢？”我焦急地問。

“這井在哪裡，誰也摸不清。據說年代久了，財寶都成了神物了，從井里發出一種藍徹徹的光來，有時也會變成紅光和金黃色的光，有人想朝着光亮處去尋找，可是一到跟前卻什麼東西也不見。”

“這可能是傳說。”姨夫疑惑地插嘴道。

“是呀，這事在人們嘴里一傳，就越傳越神了，和故事一樣，說是這口寶井還會走動，有時也對有運氣的人現現面……”

我越聽越入神，惟恐舅舅不說下去，就忙追問道：

“難道咱們這裡一個有運氣的人都沒有？誰也沒見過？”

“當然也有見過的，”舅舅笑着對我說。“不然也不成故事了。聽說以前有個看牛的，一天夜里趕着牛回來，遠遠看見東沙河邊上一片藍閃閃的光，心想誰在搞什麼鬼？他趕着牛走到近前一看！是一口白玉井台子的井，晶光閃亮的。他心里疑惑：這裡什麼時候打了一口井呢？怎麼過去每天從這裡經過從來沒看見過？他走過去一看，不看還可，這一看嘛，你猜怎樣？哎呀，裝了滿滿一井財寶，珍珠瑪瑙、金銀寶石……要什麼有什麼，這些東西不要說見過，就是聽也沒聽說過，這些寶物發出的寶光，把眼都刺花了。這個放牛的想裝幾兜回家，可摸摸身上連個衣服口袋都沒有，只披着一件破蓑衣，他又怕牛跑散了，回去受東家的氣，心里琢磨了一陣子，便把鞭杆插在井邊，作個記號，等把牛送回村去，再拿個口袋來裝……”

“舅舅，拿到了嗎？”

“拿到了？拿到了還好啦，他也不用再給地主放牛了。他拿着

口袋回来一看，誰知什么都不見了，只有他的那条鞭杆还插在冷清的沙滩上。从这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真正見到这口宝井了。神神鬼鬼的传说倒很多，不过，可沒有一件可信的，譬如說村里那个孙掌柜吧，他爷爷过去是牲口經紀，不知什么时候发了笔横財，置房子买地，又开起点心店，就有人說他是从宝井里得了一个金条，可也有人說是一个外地来的牲口販子，得急病死了，（也有說是叫他毒害死的，）他把一群牲口赶上集卖掉了，发了笔大財……”

舅舅說的这件事，象蜜蜂遇見了花蜜，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。要是我能遇上这口宝井該多好呀！沒想到故事里所說的那些寶貝，世上还真有呢。我越想越兴奋，好象这口宝井已經被我找到了，我可不象那个放牛的那么傻，还回家去拿口袋，我要馬上跳下去扔一些上来，一块二块……我要全部都拾出来。我要买一支真正的上好的枪，最好是机关枪，背在身上才威风哩。恐怕那么多的錢还不只买一支枪，我要买很多很多，还有大炮，我把买的枪炮分給每人一支，都去打日本鬼子去，那时誰見了我都要說：“小金同志发支枪給我吧，我跟你打日本鬼子去！”那时，也不怕八路軍同志嫌我小，不收我了，恐怕李政委还要亲自来請我呢！

我一定能找到那口宝井！講运气，我也不算坏。外婆，还有小民爷不是常說，小孩子的运气比大人好嗎？媽媽有次也說我的运气好。想到这里我就向舅舅說道：

“舅舅，咱們一起去找那口宝井去，我的运气好……”

舅舅搔着头皮，笑道：

“你运气好自己找去吧，我的运气不好，別冲了你！”

姨夫也眯起眼睛，似笑非笑地說：

“对，你运气好就找去吧，找到了咱們也沾沾光，別錢多眼高了呀！嘿嘿嘿！”

他們这些人对什么都嘻嘻哈哈不上紧。我还是自己去找吧。怎么找呢？当然那些孩子們是帮不了我什么大忙的。我把村里所有的大人在心里数了一遍，也找不出一个妥当的人来，想呀想呀，忽地听到西山洼里鞭子响，这一响，就把我的办法送来了：找放牛的老王去！舅舅說的那个放牛的，可能就是老王的爷爷或者他的什么亲人，宝井的事他一定知道底細，我怎么起初沒想到他，到这会儿才想起了他呢？

我一个高儿跳起来，向西山跑去。

老王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，满脸是象古銅鑄的皺紋，长着稀朗朗的烏黃的胡子。他来龙家村放牛还不到两年，是抗战的第三年，从什么地方流浪来的。这老头性子很硬，不大喜欢和人說話，可是和旁人吵架的次数倒不少，对干部也是一样地吵吵鬧鬧，不卖帐。村里人便給了他个外号叫老頑固。孩子們还順口給他編了个歌儿，他什么时候臉紅脖子粗地耍性子，便迎着他的面唱道：

“老頑固，

老頑固，

喝糊糊①，

嗚嗚嗚，

象个大母猪！”

每逢这种场合，他便撇下了发脾气的对象，转过身来对孩子们威胁道：“小崽子，看我不撕了你！”尽管他发起火来，满脸血红，那些乌黄的胡子也仿佛燃着了火焰。但他对我们孩子们，最多威胁几句也就完了，我想他虽然有些顽固落后，在这件事上他一定会帮助我的。

老顽固把牛放在山坡上吃草，他自己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削着什么。我走到他跟前了，他还没发觉，还在低着头刻着刻着。我只得喊他了：

“王大爷！”

“嗯。”他抬头向我看了一眼。

我蹲在他身前，看着他的脸说道：

“王大爷，你想发大财吗？”

“发大财吗？嘿……”

“真的，我不说谎，你知道那宝井的事吗……”

我开始把宝井的事说给他听，讲了还不到一半，他却阻止道：

“不用说了，这件财宝也可能有，我也看见了几次火光，那可能是鬼火，也可能是宝光，财宝年代久了也要成精的，弄些神神鬼鬼给你看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不到跟前去看看呢？”

① 北方有些地方称粥为糊糊。



他向我瞪了一眼，把刻着的一块树根放到身旁地上，原来他刻的是一只烟斗，說道：

“我看它干什么？这些錢財不知是多少人的性命换来的，誰去拿，那些冤鬼就扑到誰身上，你就要倒大霉！”

“沒有神鬼，这都是‘封建’思想呀！”

“誰說沒有神鬼？”老王不滿地說着。

“老师說沒有，八路軍同志也不信的！”

“八路軍？嘿，官不官、兵不兵的那象个什么軍隊样子？連小六子也当上八路軍了，长得沒有草墩子高，講起怪話来倒滿行的。我在张宗昌手下当兵的时候，可不是那样的。”

我怕老王再扯远了，耽誤了正事，忙插嘴道：

“王大爷，咱們俩去找宝井好吧？咱們有了錢买上很多枪炮，送給八路軍打日本鬼子。”

“‘有福不用忙，沒福累断腸’。人的运气好，該发财了，那財宝就会找上你的，嘿，运气不好，找不到財宝，反要遭灾。”他站起来把一对在抵角的牛赶开来，又繼續說道：“你听說过去年两个民兵的事嗎？”

“什么事？我沒有听說过。”

“去年两个民兵夜里到区上去送信，他們看見山上一堆火……”

“是宝井又出現了嗎？”

“小孩子就是性子急，你听我慢慢說。是宝井也好，是什么鬼火人火也好，你多管什么閑事，他們俩偏偏要上去看看，这一看差